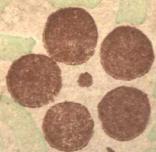


生命的诤语

姜蕴刚著



姜蘊剛 著

生
命
的
歌

商務印書館印行

1: \7408\848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再版

生命的歌頌一冊

(* 82827 熟紙)

渝版熟料紙

定價國幣壹元捌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姜蘊剛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扉辭

同文是詩。

不要悲哀的詩句告訴我說：『無聲無息，』

『生命只是一個空洞的夢！』

因為沉睡的靈魂是死的，『我』在『我』的輪迴！

『世事都是虛幻的啊！』『我』在『我』的輪迴！

生命是眞！生命是火！『我』在『我』的輪迴！

不墳墓并不是真的歸宿；『我』在『我』的輪迴！

『你來自塵土，你還是回到塵土中去！』

不墳墓并不是靈魂所訴。『我』在『我』的輪迴！

不是享樂，也不是淒苦，

『不是我們的命運與道路即此可以罷休；』

要行動即『那麼』，每一個明天。

『我們會發見自己比今天還要優美！』

藝術是永生的，時間是飛馳的！

生命的歌頌

我們的心，雖然是堅強而勇敢，
仍不免像一面被壓抑着的鼓，在敲着
向墳墓去的送葬進行曲。

在這廣漠世界的戰場中，

在人生的鬭爭中，

不要作一頭沉默的被驅趕的牛！

要在這鬭爭中一顯其英雄身手！

不要相信未來，不管他是怎樣的快活！

叫已死的『過去』埋葬牠已死的尸首！

行動——在活的『現實』中行動！

內裏帶着一顆心，頭頂上有一個神祇！

偉人們的生涯常提醒我們，

我們可以使自己的生命超絕挺秀，

而在我們離開人間時，

在我們之身後。

把脚印留在時間的沙漠上；

這脚印，也許對另一個航行在生命海中，
遭受到翻船的無助的弟兄。

使他看見後，會重行抖擻。

這樣末，讓我們起來，勞作，

不顧一切的遭受，

仍然創造，仍然追求，

學習操勞，學習等候。

一九四三，十二月，十一日。

郎佛羅原作，

董時光譯意。

(H. W. Longfellow: A Psalm of Life)

「煉獄之火」(代序)

「千錘百鍊出深山，烈火燒來只等閒；
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明、于謙：詠石灰詩。

一、火的故事

我以為完成人生的，是兩種富有熱力東西，一是本體的眼淚；一是體外之火。

也可以說人生之充足足以表現的東西，也還是這兩種熱力。人類文化是由火燒出來的，這是大家所熟知的歷史；便是今天人類的文明前途，也還是依靠着火的導引方能有所謂進步。

同樣，人類之所以區別於一般生物的特點固然很多，但人類的眼淚必然是特點中之最富於哲學的。牛或馬都有眼淚，不過眼淚而能表示悲傷以外，還能表示極度的快樂，那只是有人類一方是如此的了。不僅眼淚能表示出人類極度的快樂，要是人類真正到了極度悲哀時反而無眼淚了。你看，這個豈不是頗富於哲學的麼？

這個意思是說明人類之情緒並不單純屬於有機的，這種複雜的情緒，正是人類所以區別於

一般生物的地方。

我們並不想在這裏對於官能心理學派的人予以爭論，我只想說明眼淚是人類之特有熱力的一種東西，這種東西正如人類中之有火的關係是一樣。

火，導引人類出了笨重的世界，從此以後，人類便離不開火了。在物質上，火能創造一切機器文明與免除生吃的病害；在精神上，火能發洩人類極強烈情緒，在希臘神話中有偷天火的故事。雲南大理縣所留存的火把節，以及少年營所舉行的營火會，便是這個意義。

莫斯科一週間大火，結束了一世威名拿破崙之英雄主義的命運，滑鐵盧的一敗塗地，不過是這個火影。咸陽三月大火，則是西楚霸王之項羽自己放的，但其逼死烏江的命運，也埋伏於這個灰燼中了。

火，在歷史上總是最熱烈悲壯的，要是你還能記憶着火燒赤壁的故事，你必然覺得東坡赤壁賦對於曹孟德的感嘆，是非常低徊不置的！

「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其實一世之雄，不必而今，就是赤壁一火，曹操之統一的迷夢，便延遲了好幾十年。

不過蜀漢的命運，也還是由陸遜火燒連營七百里後開始崩潰的。縱然後來征南蠻時，諸葛亮於赤壁火攻傑作之外，還曾有火燒藤甲兵的一篇成就，但已不如初期之雄了。

在中國歷史上，火攻最早，而成就最有名的，恐怕算是齊田單抗燕軍的「火牛陣」了。我很懷疑炎帝神農氏始以火德王，又以火紀官，必然是中國最古的拜火教民族。在古波斯國便有拜火教，唐時傳入中國稱為祆教。羅馬帝國時代，羅馬征服了波斯，波斯拜火教會一度盛行於帝國內。

讀周禮及漢書宋史等，知道中國古代政治上有所謂「禁火令」，晚間禁點燈。成都後漢太守廉叔度曾一度解禁，人民便歌功頌德不已。居然唱「廉叔度，來何暮？昔日無衣今五袴」。國農村社會，晚上點燈，尚可以工作副業。

但在歐洲中世紀教會中，則有所謂「火燒刑」，據福爾特耳 (Voltaire) 所估計，在當時受教會判決用火燒刑燒死之異教徒，大約有一千萬人之多！

古中國每年還有「禁火節」，是即後來之「寒食節」。相傳晉文公因求賢隱，火燒綿山，燒死了介之推，於是到這天不准燒火以紀念死者。詩人歌「輕寒輕暖夾衣天，乍雨乍晴寒食路」，這是一個美好的令節！（寒食節或云甚早，乃周制。）

但也有所謂燈火節，那是每年上元至元宵七天，准人民夜夜張結燈彩，共慶豐年。京城尤為熱鬧，天子也大放花燈與民同樂，所謂「不夜城」是也。唐宋時長安尤盛，蘇頲詩云：「燈火還同不夜城。」沈佺期詩云：「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都是詠燈火節的。開天遺事載「韓國夫人置百枝燈樹，高數十尺，豎之高山，上元夜點之，百里皆見，光明奪月色也。」還記

得兒時在鄉看燈火節，滿街燈坊大都寫着「看燈人前行幾步，司漏者慢打三更」的聯語，這是太平盛世的點綴了！

以上我們還就火著文章，以下我們想說到煉獄之火了。

二、但丁的神曲

「煉獄」二字，本是天主教人以為死者必到的贖罪所，叫着 Purgatory。他們認為教徒之不純潔者，於升天國之前，必吃地獄之苦，所以煉其靈魂，使之潔淨。其獄大抵為火海，惟有一過這火海，便可以逍遙於樂園之中。這便是我們題名為「煉獄之火」的由來。

於「煉獄」之名，其顯著於世界上的緣故，是由於歐洲中世紀天主教人但丁遺留過一書叫着神曲。此曲乃敘述他與羅馬詩人萬劫流夢遊地獄、煉獄、天國三界的事。其寓意在指示人當需要精神的火光指引。

政治思想史上都要引論到但丁的，但丁也曾政治上做過熱烈的關士，他就死在政爭被逐的逆旅中。實際上他的偉大，成功與不朽并不在政治思想史上，尤其不在他的政治生活中。其崇高與被世人熟知的，則因為他是文學家，與他所著的文學作品神曲。

大約他不在政治上失敗與被驅逐，也必不會作神曲罷？若不作神曲，還是寫他的帝政論以支持保皇黨與教權黨對抗，不僅無聊之至，也會失掉他永世的文名。「詩窮後工」，不幸就是大幸，這被驅逐的流浪生活正也是他的「煉獄」，「天國」便就是他的神曲！

這神曲的伏綫，導源甚早，當但丁九歲時看見了一個年相若的女孩子名悲特麗斯，一句話也不會講過，就這樣單相思的愛她。九年光陰一飛就過去，十八歲時在浮綠林寺街上又看見一次，仍不會講過一句話。印象太深了，美麗的靈魂使他從此更不易磨滅，他說：「從第一次以後，愛情竟主宰了他的靈魂！」後來聽說悲特麗斯嫁了人，「曉角吟風，一葉墮露，」美貌的姑娘，又以三十五歲之芳齡而妖折了！我們單相思的情聖詩人但丁先生，據他說由此起，就不會快活過。

這就無怪要產生這都不朽的神曲了！

不過神曲的產生，也還得如寒蟬般的，必加上潑天的殘枝秋露，其聲方能淅咽！所以他飄泊無家時，滿腔的愛情，滿身的靈感，都一時喚將起來。

美國評論家沙灘遺老說：「但丁常在感情最熱烈的時候寫東西，故無選擇與判斷。」意似議論，實際上，文學作品除了感情最熱烈以外，難道還要講點論理學的法則嗎？

但丁寫地獄，寫得非常陰森淒慘，那裏有二十四殿九層地獄，最後還遇見一個巨人將他們舉起放在一個很深的大海之淵底。歷盡了無數的劫難才走到「煉獄」的山上。環繞於煉獄的四周的陡坡有七個圈層，最下一層是贖靈魂之罪的；這四層才是靈肉之罪都共同贖的，三個最高層則僅為贖肉體罪之所。這樣又每層都一一經過，才達到地上的樂園，那裏便忽然發現悲特麗斯在這裏了。她坐在車上，穿着五彩的神祕之衣，頭上戴着橄欖葉的環圈，有雪白的面紗，一

百餘的天使圍着她唱歌，而且散着花朵。此時她的同伴忽然不見，他便隨着悲特羅斯上了天堂，走過九天，最後到了不動天曰「火天」，那是無窮無盡的神聖之愛的海了！上帝在那裏爲聖者們與天使們祝福呵！

神曲就這樣閉了幕！這樣偉大的文學作品，乃與世人留下一宗不朽的，寶貴的，較詩歌更詩歌的，較熱愛還熱愛的，痛苦與希望的豐富遺產。

三、東方的神曲

在東方也還有「煉獄」的故事，便是民間最流行的一段「目蓮救母」的傳說了。

目蓮救母入地獄的故事，有一種唐五代人的鈔本小說，現藏在北平圖書館，是清光緒年間燉煌石室中所發現的，頗有價值。

除唐人小說外，尚有佛曲及民間彈詞唱本。戲文就有好幾種，川劇中的目蓮救母，是一部幾十天方可演完的連台大戲，最爲一般人所歡迎。佛曲的勢力則已浸入流行歌曲中，聽起來甚爲淒婉，不是基督教之「米塞亞」樂所能及的。

這是東方人的「神曲！」與但丁「神曲」可以并傳不朽。但反映出來的，這兩者是兩種不相同的文化。如就民間影響而言，東方的「神曲」較西方的「神曲」尤爲偉大。

西方的「神曲」是天主教的，東方的「神曲」則爲佛教的；西方的「神曲」是以描寫男女的熱愛爲體裁，而東方的神曲則是由於母子的天性。兩種文化儘管不同，但其爲「煉獄」與「鎮

情」則一。

目蓮本爲佛的大弟子，有大神通，嘗入地獄救母，今俗有七月半中元節之盂蘭盆會卽本由於此。亦是印度佛教的神話，但傳入中土後已穿上儒家的「孝」衣了。

目蓮之母劉士氏，本吃齋奉佛，後來其弟劉買勸其大開殺戒，死後遂被打入地獄，永遠不能翻身。目蓮尊者聞其母在地獄中歷受苦難，并在血河中喝其生產目蓮時胎血污天地之報。因遵用盡種種方法，身入重重地獄去救他的母親。地獄有十八層，還要經過十殿。地獄中也有焚火，寒冰。此外刀山，劍樹，油鍋，燒銅柱等等慘痛的刑罰，令人酸心棘手。黃泉碧落都求之殆遍，最後方由佛教指引，知道囚禁在「鐵圍城」中。但城禁堅固森嚴，無法進去，這正是煉獄！不得已纔施出佛教家的最後法寶，以「禪杖」的無邊威力把鐵圍城打破，母子才得相見，共同升天！但是無數的餓鬼都乘機出來，散布到全世界作惡。這就是今天全世界人類之所以殺伐擾亂不已的緣故罷！（據說唐黃巢所殺的八百萬人，便是這些餓鬼。）

這不就是一部東方的神曲麼？其內容種種不也與但丁神曲之內容相像麼？但丁是歐洲中世紀西元一二六五至一二二一年間的人，正當中國宋度宗咸淳元年劉元英宗至治元年的時候；而中國目蓮救母的故事，則形成於唐王代間，至遲在西元九百年前後，已較早於但丁神曲兩三百年了。

這是兩種不同的文化（愛與孝），乃屬於幾乎相近的一種神話（天堂與地獄），雖覺奇

怪，但人類大約均有此種一致的「煉獄」觀念。

四、天堂與地獄

天堂地獄的觀念，本屬人類同具。這種觀念乃代表人類有求樂避苦的欲望。也可以說是人類本有正義是非之感。人世間本有許多不平的不公道的現象與結果。人世間不能平其直的，乃由幻想中建造出一個人力所不能變更的裁判所，這便是天堂地獄之所由來。

天堂是善者的歸宿，地獄是惡者的果報。因之給了現實人類以不少的安慰及敬畏，於是宗教家便利用了這個站出來。

人又誰敢說莫有罪？有欲望總有罪惡。最好能禁欲，去欲，或節欲，當然可以無罪；但誰又能完全照辦呢？即便是能照辦的，這禁欲，去欲，節欲，種種反人生本能的行為，是一種不自然的痛苦，這也就是「煉獄」。

「煉獄」是贖罪，便可不墮地獄而升天堂，或為由地獄升天堂之橋樑，代表人類對於本能之初步的反抗。但本能如何能反抗？所以只能成為天堂地獄等宗教家之幻想罷了！

中國學者於宗教家言，本不肯接收，因其向無宗教的訓練。激烈者只好造作『天堂地獄兩自由，惟有人間留不得』的憤語。理學家又只好以人生道德去解釋牠說：「要天堂以就善，易若履義而蹈道；懼地獄以救身，孰與從理以端心？」（見宋史）

其實，煉獄並不在地獄之上，也不在天堂之下，老老實實就是人世間。

人類戰爭的頻繁，紛亂的不息，尤以目前世界上之一片火藥的燃燒，難道不是「煉獄之火」嗎？

中國今天的危亡災荒的普遍，已經使得全中國人都沉淪在苦痛的深淵之中，難道不是「煉獄之火」嗎？

心理學家吳偉士(B. Woodworth)於其所著適應與成熟第一章中說：『進步的國家似乎正用其新刀割傷自己。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間科學與發明的進步使各國互相殘殺摧毀，其破壞之徹底為空前未有。再稍進步一點，再來一次世界大戰，我們不難舉手間把我們所有的文明吹成粉碎。科學給我們以控制自然之術，以致我們生產過剩，供過於求，結果我們不得不停工歇業，日趨窮困。汽車是一種極便利的東西，尤其對於犯罪的人。無線電與電影之優勝為土製的娛樂品所望塵莫及，但這些東西使我們多數人退化到完全被動的聽眾與觀眾的地位。以一國而言，以全世界而言，我們都很粗魯而笨重地用我們的新刀。』這也就是「煉獄之火」。人類有了智，正如創世記所記載人類始祖吃了智果，便不能居在伊甸樂園中了。智就是開始入地獄的符號，一直驅入於工業革命後之新世界，那便是煉獄。人類的天堂，正當經過這個煉獄。愈要想升入天堂，這煉獄之火愈猛烈。烈焰飛騰，不正是這個最動蕩的時代麼？所以世界上有一派哲學家主張去智，如中國的老子就有這個趨向；法國的盧騷也是如此；這僅是一種主張而已，不會有事實的。

事實上，我們智的人類要從這個煉獄中趨過，煉獄便是「智」以後的「認識」。不必灰心，悲觀，這是好的現象。「智」，雖然是「地獄」；而「識」是「煉獄」；由此入於「慧境」自然就升入「天堂」了。

人之一生，亦復如此。有知就是痛苦，有識便是磨鍊；惟有慧的人生，便是無拘無礙的快樂了。（參閱拙著社會哲學第七篇）

不是嗎？在人類要知之前，根本還不會走入地獄之門，但既入地獄，如何不想升天堂呢？要升天堂又如何不經過煉獄？惟有煉獄之火，方可燒燬我們人類靈肉全部之罪惡。

平心而論，今天的世界狀態并不如斯賓格勒（Spengler）所謂的「沒落」，而是我們弱的進化論者所謂「自強律」之壓力。我們正要從這個煉獄之火磨鍊出人類的真「慧」，要盡量的與本能相反，產生最高的文化的超機現象，那便是天堂了！

你要像但丁尋找他的愛人麼，當然要經過煉獄之火；你要像目蓮打救他的母親麼？當然要經過煉獄之火；煉獄之火是福不是禍，是美的前奏曲不是罪惡的深淵。鼓起原始的熱情——新野蠻主義，開展一個民族的狂飈運動，天堂就在前邊了！

五、「我們就正在煉獄之中」

因此，我們不是悲觀論者，我們不認為當前的痛苦，是一種定命的糾纏，魔鬼正在試探我們，惟有能打倒魔鬼者方可以看見上帝。

我們喜愛火，尤喜愛煉獄之火；火之猛烈的燃燒，人類罪惡方可以贖盡。這要待我們人類之努力。獸性發洩完後，慧的人性之出現，便是得救。我們不相信人類永遠是戰爭的，雖然戰爭是經過了好多世紀。也不相信罪惡是輪迴的發現；人類罪惡固然還是在照常演進。超機論者認為一切都有前途，一切都會過去的，煉獄之後，自然會是天堂。未來之真正純粹的人類，總不會還無異於禽獸。

沒落論者應該沒落了。人類之爲人類并不如禽獸世界之合乎定律。因爲文化就是超機的，超定律的，是反本能的發展。故愈反本能就愈是文化的了，愈接近本能則愈帶獸性。

但要熱情，人類的熱情正如人類的火，那非熊熊的燃燒不可。惟有熱情方能智，而識，而慧。而今世界正在煉獄之火中呵！七個圈層，已歷了幾個呢？

地獄是回去不得的，也不可能回去。煉獄中是不能猶豫徘徊，猶豫必然燒死。只有前進，無限的前進，忘去後面，努力向前，燈光要放到高台上，這樣便有光明了！

我們也要在煉獄中尋找愛人，但我們的愛人不是悲特麗斯。

我們也要在煉獄中尋找母親，但我們的母親不是劉士氏。我們的愛人與母親是本來真正理想的人生，是和伊與自由的透徹無礙的慧境的完全人性的人。

要是不經過煉獄之火的話，有智不會成慧的；所以煉獄之火是一識，智與慧間的過渡。或者可以由弱而直接強了，那是本能之路，是不會有智而識的，即是不會經過煉獄之火所以